

我是终南

□薛保勤

秦岭太白至蓝田段，莽莽苍苍四百里，又称终南山，是大秦岭极为神秘的一段，风光风采、风流风韵……终南捷径、寿比南山、老子悟道、张载立心……人文荟萃、风云际会。

我是终南
天下混沌 女娲补天

板块与板块
碰撞 挤压 比肩
隆起于亿万年前
鬼斧神工 时空变幻
挺拔 巍峨 奔腾 辽阔

神州一横
太白山 主峰山 青华山 翠华山……

群峦叠翠 群峰涵洞 群龙翩跹
跌宕起伏 浓浓淡淡

回首北望
杜陵原 乐游原 白鹿原 五陵原……
赤橙黄绿 沃野良田 无边无沿
周秦汉唐 一眼千年

哦 这里是终南
沧桑牵苍茫茫
久远陪伴悠悠
合和南北 丹青长卷

我是终南
李白把酒 王维凭栏

黄昏 晚照流韵
氤氲着岁月的绵延
停车凝望 枫林唱晚
清流石上 月洒松间

晨起 朝霞铺彩
滋润着绵延的斑斓
遥看云起 若隐若现
横渠书声 烟雨楼观

太乙天明暗暗暗
人面桃花绿柳带烟
杜甫忘情溪渡湖畔

韩愈曾经雪拥蓝关

哦 这里是终南
文明滋润文学
苍山引领秦原
诗书百代 风月无边

我是终南
天地不老 松鹤延年

远眺若仙 静卧似佛
看水是水 看山是山
看水不是水 看山不是山
看水还是水 看山还是山

智者若仙 心静有禅
我就是佛 我就是仙
佛坐胸中 天地达观
仙住心里 天高地远

登顶欲问天
下山事采田
与天地会晤
将过往检点

哦 这里是终南
巡山 问水 悟道
生命浸润在山水间

我是终南
此山无捷径 心远路自宽

世事有冷暖
得失淡笑间
一眼绿 一袖风
一种放下叫终南

一杯茶 一柱烟
一种逍遥叫终南
一片云 一弯月
一种悠然叫终南

一泓水 一竹竿
一种独钓叫终南
一组佛 一群仙
一种雍容叫终南

哦 这里是终南
仙赐一壶酒
送我上终南
醉了终南 美了秦川
天佑终南 久处长安

悟道在人间

——《我是终南》读后感

吟诵《我是终南》，感触良多。作者化身终南，神性的、地理的、历史的、现实的、比喻的、远镜近焦，绘南山描北原，山为障、原为史，一横一合美如画，一眼千年阅古今。气势磅礴恢宏，以点带面利落。

诗书终南诗意盎然。人与山水共供养，山水与人共缠绵。终南给了李白仙气，给了王维静气，给了张载责任，给了楼观道场。杜甫难得在溪陵湖畅快一回，韩愈雪拥蓝关叹息心中块垒。虽风云际会，但每一个意象选择或许是最为钟爱、最富特色的经典，使得儒释道文化底蕴始终终南本身厚重，如晨曦晚霞般壮丽。

此诗重理。以禅悟道，原来佛与仙都在个人的省察中凝练提升，佛在己，悟道在人间。只是喻理不是说教，是诗句意念叠加的美不胜收。此诗呈美。以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各色选择，让人懂得终南本无捷径、人生重在修行。方式有无数，不论哪一种，只要投入终南的雍容，都会沉醉不觉醒。秦川有终南，终南佑秦川，山川人文共欢颜。长安以“送”向天下，终南因“化”名古今。

作者每一首诗看似不经意，却都推陈出新得让人震惊、出乎意料；每一首诗又浓墨重彩、风味隽永，让人感叹一切皆在情理……舍“我”其谁，没有别人。

感谢作者把家常小菜做成文化盛宴，又把艰涩化为诗意绵绵，使笔者这样还不能恰当表达自己的人，至少能先读懂他人。作者解读长安这座城，化作终南这座山，既社论又轻描，以儒心进、以佛心出，达成道与德。

盈盈浅夏，我独自一人来到汉中，入住汉江边的酒店。透过房间的落地大窗，只见汉江穿城而过，水面如镜。极目远眺江水尽头处，群山连绵，云雾缭绕。

我忍不住想去江边走走，走入这幅山水相映的画卷。

第二天清晨，天还未明，我便来到江畔的天汉湿地公园。淙淙水声响起，江风像透明的手，抚摸着我的发丝，自在舒暢之感在心中荡漾升腾。由东向西在汉江两岸闲游，独一无二的景色映入眼帘，早起健身的人们与我擦肩而过，他们或跑步、或打球、或做操，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这里河岸青绿，土净花香，我这个异乡人正与汉中市民共享自然之美与生活之美。

眼前的汉江像新初的绿茶一样清新柔嫩，浅浅的绿折射出微光，晨风吹透，江面荡起一阵阵涟漪。天汉大桥像一条巨龙横卧在江面上，更像一道绚丽的彩虹，把汉江两岸连接起来。岸上的酒店、写字楼和住宅楼鳞次栉比，造型各异，成为繁华都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汉中虽然隶属陕西，但它却像江南地区一样温润，适宜植物生长。花草树木经历漫长的冬季和几次“倒春寒”，遇到夏日的晴好天气，正在拼命生长。我踩着石板路，踏着树影，目光所到之处皆是绿色，繁茂的树叶象征着无限希望，带给人蓬勃向上的力量。

对岸吹来的江风舞动柳条，白雾渐渐

退守，天色渐渐大亮。漫步江边，我仔细辨认着湿地中的植物：菖蒲、银穗芒、蒲苇、狼尾草……细叶芒的叶子比母亲的缝衣针还细还长，叶子上附着密密实实的露珠，像郊外夜空中的星星，每一颗都闪闪发亮。不一会儿，细长的叶子承受不住露水的重量，它“伸个懒腰”，露珠们便纷纷滚落，在朝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江边最引人瞩目的，是开得正艳的各色花儿。经过一段竹篱笆，我看见蔷薇花攀援在上面，像一道瀑布，又像身姿婀娜的姑娘。行道两侧，一丛丛蓝色鸢尾花优雅

葱葱的芦苇荡里，野鸭子在水面上游来游去。低空中的几只白鹭，忽而展翅翱翔，忽而回旋盘桓，忽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尖嘴探入江面以下捕鱼。

据说汉江有很多珍稀鱼类，它们对生存水域的水质要求很高。我好奇地盯着水面，希望一睹鱼儿们的真容。路过的一位老汉告诉我，过去汉江江面萎缩，江水不够清澈，难见鱼儿和鸟类的身影，后来经过生态修复和流域治理，汉江才逐渐恢复了生机。我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来之不易，要加倍爱护这穿城而过的灵动之江。

行览汉江

□侯美玲

美丽，像一只只蓝色蝴蝶飞舞于挺拔的绿叶之间，享受着白云的注视和春风的抚慰。我凑近了瞧鸢尾花的花瓣，顶端的两片花瓣向下翻卷，其他四片花瓣向外伸展，看似恣意生长，却又组成奇妙的形状。最有趣的是花瓣上的鬃毛，它们一根根竖起，像雄鸡的鸡冠。

几只灰雀在草丛里觅食，看到我走来，并没有飞走的意思，反而好奇地歪着头看我，乌黑的眼珠滴溜溜地转，见我并没有伤害它们的意思，又低下头啄食去了。郁郁

一座城市有了水，就有了柔软，有了风情，有了浪漫，有了故事。正因有了汉江的滋润，汉中这座城市才显得柔美元动，如诗如画。历史上的汉中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期，魏蜀相争于汉中，留下许多惊天动地的英雄故事。一生勤勉、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最终也葬于汉中勉县的定军山下。诗人陆游曾在汉中任职，见这里山川原野雄壮宏伟，滔滔汉水日夜奔流，于是提笔写下“云栈屏山阅月游，马蹄初喜踏梁州。地连秦雍川原壮，水下荆杨日夜流”的诗句，



国道之行 费茂华 摄

夏有凉风引荷香

□苏甜甜

歌声中安眠，此时的风，已没有了红日当头时的火热激情。微风四起，吹散了劳作一天的疲惫，院中的蔷薇花架，宛若精灵般随风摇曳，微风引得蔷薇花香四溢，夏天满是蔷薇花的味道。

夜色转浓，就像是神秘的舞台被玄青色幕布遮挡，忽的，一束光扑面而来，苍穹怀抱一弯银钩，勾起暗夜中漆黑的窗帘，星星眨着闪着光芒的眼睛，拉开了夜的巨幕。

月华如水，清风仿若有神奇的力量，吹得湖面都起了皱纹，深深浅浅，仿佛记录着时光宁静，镌写着不为人知的故事。半亩方塘，游鱼潜底，夏夜的风有一双温柔的大手，抚平

湖面沟壑重重，游鱼们还没有经历跌宕起伏的剧情，夏风路过，唯留波澜不惊的平静。

东方欲晓，夜从这一刻换了装扮。如果暗夜孤寂清幽，弯月微凉静谧，星光晓知心事。那么，晨曦微露则是白昼的开场热身，朝阳就像是要将大地浆染成热烈的鲜红色。夺目的光芒倾泻而下，瞬间唤醒了睡梦中的大地，敲响万物紧闭的窗扉，闻着轻叩轩窗的声音，睁开了惺忪的睡眠。窗外明亮又充满了生机，它们迫不及待地打开墨色之门，如期收到了温暖的红色邀请函——璀璨的信笺，灼灼如火，熠熠生辉。

熏风出栈，长夏安然，蔷薇微绽，荷尖浅露。荷香挽南风，唐代诗人孟浩然在盛唐时写下了香传千年的名句：“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夏风微凉，荷香沁脾，谁能婉拒夏的盛情邀约？

老师说，等星期天去看——有一个矿口没有封，草沟村的人有时会采一点烧火碳。星期天早晨，我和刘老师走下学校那道坡，一直到沟底，向右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矿口。原来，学校离草沟煤矿很近，顶多1公里。

我们开始进矿洞——握着手电筒的刘老师提醒我，一定要注意低头弯腰。矿洞很远，越走越深，高度越来越低，临到作业面，我的腰实在无法再弯了。刘老师说，工人作业都是躺着的，万分辛苦！我想体验一下煤矿工人的辛苦，就四肢着地，准备继续前进，刘老师却说，不敢进了，安全第一。于是，我们开始往回返——我这才发现，我们在爬坡。快到洞口，我有点心急，忘记了低头弯腰，前额猛地磕在头顶的岩石上，碰起一颗大疙瘩。虽然受了点伤，但我很高兴——从此，我就是进过煤矿矿井的人了！

取得大专学历后，我离开了山村小学，当了镇上的初中语文老师。取得本科学历后，我离开小镇，做了县城高中语文老师。其间，我专门去了一趟神木县大柳塔镇，准备去看声名远扬的神府煤田。可大柳塔煤矿管理极其严格，周围全是铁丝网，生人是无法进去的。我只能在远处望了望堆得山一样高的黑煤粉，并没有看到原生露天煤。

我为什么迷恋煤矿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猎奇，另一个是因为一个人——路遥。猎奇好理解，因为年轻人都好奇，这怎么还把路遥扯上呢？因为路遥为写《平凡的世界》，多次在铜川煤矿井下体验生活，和矿工同吃同住同工作。我那时正是文学青年，对路遥十分崇拜，爱屋及乌，自然就对煤矿产生了“爱意”。

当然，我也对煤矿工人充满了敬意！如果条件允许，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到神府煤田某个矿口走一走，看一看，以了却长久以来的心愿。但愿我这个小小的愿望能够早日实现。

煤矿记忆

□南坡

的竖井，还有起吊机。刘老师说，这是斜井，过去没有机器，碳都是工人们从这里背出来的。他还说，为了安全起见，背碳的一长溜工人是这样行进的——后者把头插入前者的裆下！我很吃惊，还是不解地说，这样还是不安全呀。刘老师说，这样即便发生碳脱手的事，也只会砸到工人的背，不会砸到头上。我听得毛骨悚然，甚至战战兢兢。

其实，我们乡还有一家煤矿——草沟煤矿。该矿在草沟村，离李润山煤矿仅仅2公里。草沟煤矿由我们官庄乡政府经营，倒塌得比李润山煤矿更早。刘老师告诉我，草沟煤矿也是斜井，只不过坡度缓，没有台阶，工人可以直接步行出入。我没有窥探到李润山煤矿地下的情形，心有不甘，就说，刘老师，咱们什么时候到草沟煤矿看看里面的状况？刘

生出“遗虏孱孱宁远略，孤臣耿耿独私仇”的感慨，抒发着渴望驱逐金兵、光复国土的心愿。

我一个人游游逛逛，远远看见汉水女神雕像伫立在天河楼旁。女神身量纤细，柔和的目光直视前方，她的长裙飘逸，仿佛正在款款挪步向我走来。汉水女神的形象出自《诗经》：“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讲的是汉江边有一位温柔善良的女孩，是勤劳朴实的樵夫思恋的对象。女神雕像背后，楼台亭阁在绿水青山的映衬下尽显雅致，远处云烟缥缈，山苍树秀，近处水活石润、鸟啼花繁，这一切让我流连忘返。

登上仿古游船，我换了个视角，继续领略汉江的美。游船在江面上缓缓行驶，两岸青山渐渐后退，从船上看山，山愈发秀丽空蒙；看树，树愈发青翠挺拔。我在这旖旎风光中游览，仿佛在画中巡游，别有一种浪漫。

返回时，我遇见一位撑着油纸伞、身穿汉服的小姑娘。她走得衣袂飘飘，小白鞋发出轻柔细碎的声响。四周很静很美，风很柔很软，时光轻轻很慢，这一幕让我想起戴望舒笔下的雨巷姑娘，只是眼前的姑娘活泼开朗，脸上没有一丝幽怨。她在江边挑选着最佳拍摄位置，准备举起手机来张自拍。我提出可以帮她拍照，她欣然应允。

镜头里，姑娘笑意盈盈，与这宛若碧玉的江水和群峰绵延的青山相依相亲……

为你收伞

□王保民

六月的天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

轰隆隆——一阵雷声在空中炸响，眼看着雨就要来了。我赶紧拿了一把伞准备给大人遮雨，父亲凶了我一顿，“还有心思撑伞！赶紧把伞收起来，帮忙起场！麦子泡了水可就完了。”我急忙收起伞，扔在一边。也好，大雨来时，我们的麦子拢成了堆，盖上了塑料布。“人淋一点雨没啥，妻子要是淋了雨，收成可就完了。”父亲屹立在碌碌中缓着劲说。

淅淅沥沥的雨下个不停，伴随着一阵阵风，雨滴把玻璃打得啪啪直响。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麦场的一段往事。

往年的这个时候，都是少雨季节。可今年不知道老天爷受了什么委屈，眼泪汪汪的，一连哭了好多天，把这片热土浇了个透心凉。

前几天父亲打电话，说六月四、五号家里的麦子就开始收割了，播种了一年的希望，眼看就要收获了。还说，我工作忙就不用回去了。可我知道，父亲心里还是希望我回去的，毕竟老家就他一个人，80岁了，多个人就多几个帮手。虽说现在都是联合收割机收割庄稼，可仍是机器地里干，人在地头忙。

今年的雨下不停，似乎下成了多年不见的连阴雨。记忆中的连阴雨还是在小时候有过，好像谁把天捅了个窟窿，一连下了40多天。有的人家的窑后掌塌了，有的人家房檐塌了，有的人家门楼塌了，邻居家的猪圈都被水泡了，我家门前的树园也成了一个涝池。

无忧无虑的童年里，我就喜欢穿着不合脚的长筒雨靴在泥地里拖拉着，任性地在水里走来走去，任凭雨水把头发打湿，裤腿沾满泥巴。母亲说，戴个草帽吧！父亲说，打把伞吧！我随口说了一句，别管！真是年少不知大人愁。

每年夏收，一群孩子就在麦堆里玩。每年秋种，我都会跟在犁耩耙耩后面跑。工作后，虽然离开家乡多年，可我从没有忘记过去，没有忘记家里那麦场，时常惦记着家里的几亩麦田，还有不愿离开那片土地的父亲。

看着马路上人来往，我想他们是幸福的；眺望着工地上工人施工，我想他们也是幸福的；想着田间地头农民伯伯用手捻着麦穗，期待着丰收的他们也是幸福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只是每个人的幸福不同罢了。对我来说，小时候有一块糖就是幸福；小学时有一块新橡皮就是幸福；再后来，考了好成绩就是幸福；长大后，有一份好的工作就是幸福；工作后，有着稳定的收入就是幸福。而现在，一家人平安健康就是幸福，父亲的麦子颗粒归仓就是最幸福的。

雨天，有人打伞怕淋湿了自己，有人收伞怕淋湿了别人；晴天，有人打伞怕晒黑了自己，有人收伞却想补补骨气。穿梭在行人的步伐中，我收起了雨伞。我生怕雨伞挡住了别人的视线，阻塞了前行的道路。我也怕伞骨上的水滴打湿了人的肩膀。任凭一丝丝细雨把刘海卷起，把衣裳浸透，把世俗中的那一颗凡心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了雨伞的天空是遥远的，没有了遮挡的眼前是明亮的，我自向前走，管他雨和风。